

一群曾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同奋斗的老人,含泪看完《核桃树之恋》
这出剧正折射着这一代浙江核弹人的初心与爱情

婚后37年 她才知道丈夫在忙什么



许锡章夫妇



陈国泉和李师兰的婚纱照



陈福民和任笑影的结婚照



来观看演出的老人们合影



许锡章和两弹元勋王淦昌

婚后37年 她才清楚丈夫的职业

戏内,婚后多年,直到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,阿楚才猜测出余家平从事的工作;

戏外,任笑影则在婚后37年,才第一次听说丈夫所从事的工作。

“想起我们的恋爱、结婚,你还后悔吗?”——2007年,陈福民小心地问着妻子任笑影。

这一年,任笑影才知道,为什么恋爱时的他总问:“将来不后悔吗?”又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如此艰难。他们在1968年一见钟情。那时,陈福民已经参加了“两弹一星”的工作。见面之后,他只能和远在西子湖畔的任笑影通信抒情。

上不可告父母,下不可告子女,夫妻也不能相告。组织上的严格规定,到了1970年的关键时刻再次加强。

但偏偏是这一年,他们结婚了。

一次,任笑影坐上火车后,电报才送到陈福民手里:“任笑影乘坐某次火车,将抵达兰州,请去迎接。”

兰州,是那两年陈福民的收信地址,但他的工作地点却在“多巴营房”,位于青海。即便陈福民马上出发,也得先去往西宁,再转车抵达兰州。就算能赶上最快的一班车,也得比任笑影抵达兰州晚一个多小时。

急中生智,陈福民给兰州火车站发出电报,请求工作人员广播:“杭州来的任笑影请在车站候车室等我来接!”

然而,任笑影没有出现。他在兰州开始了八小时的寻找。凌晨5点,陈福民心里哀叹:“我把我的新娘弄丢了!”

这时,却听到了任笑影的呼唤:“福民——”原来,任笑影没有听到广播。同车厢的几位女青年带着任笑影在旅馆住了一夜。天还没亮,任笑影便来到了火车站,这才遇上了陈福民。

新婚是在多巴营房附近的屋子里举办的,新房里只有两张钢丝床拼成的大床,一个煤球炉,以及陈福民亲手写的对联。白天,陈福民外出。夜里,任笑影烧好了饭菜,等着他回家。这样的“蜜月”持续了六天,新的命令便下来了:工作人员去往四川“拉练”,家属次日一早离队。他们用眼泪结束了新婚共处的最后一夜。

2007年,任笑影已经61岁了。她同陈福民参加我国氢弹首爆成功40周年纪念庆典,第一次听到陈福民的工作。距离新婚过去了37年,任笑影推了推陈福民,只“抱怨”了一句:“哎,你怎么都没有告诉过我!”

本报记者 张蓉
刘肖言 陈馨懿

7月30日晚,杭州蝴蝶剧场。

屏幕上,滚动播放着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参与制作的越剧《核桃树之恋》海报。

突如其来的大雨没能阻挡一群老人的脚步。他们都已七八十岁,收到钱报和嵊州市越剧团的联合邀请,赶来观看这场演出——五六十年前,他们都长期在青海等地,从事原子弹研究,是剧中男主角原型王荣浩的同事。完成任务后,他们分配到浙江工作,并成立了一个原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在杭同事的联谊会。

演出晚上十点多才结束。老人们还是看完了,没有中途离开的。谢幕时,掌声四起,这群曾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同奋斗的老人,也一同登上舞台,收到观众献上的鲜花。

台上,演的是老同事的故事;台下,讲的是他们这一代核弹人的青春、爱情与初心。

分隔异地 他时刻置身危险中

戏内,阿楚为了三年未见的丈夫,奔赴青海晏阳三千里寻夫;

戏外,许锡章曾收到过爱人来寻亲的电报,她也是根据一个信箱号,就跑来了青海。

“我们简直跟剧里一模一样!”许锡章当时在青海研究原子弹,爱人下了火车,等许锡章来接她,“青海那么大,她找不到我的。我去火车站等她,这才相见。我们也是坐着卡车,一颠一颠地来到我工作的地方住下。”他笑着回忆。

戏中,男主角余家平身边的战友相继因为意外牺牲,让许锡章不禁回忆起自己身边,那些因为核事业付出生命的队友们。许锡章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爆炸流体力学系毕业的,他曾上过钱学森的一门“星际航行概论”。一毕业,许锡章就奔赴青海,加入了核武器研究的行列。“我们其实已经很小心了,但意外总是会发生的。”

许锡章所在的部门叫实验部,原子弹有了理论设计后需要实验检验,这也就意味着,部门每个人都时刻暴露在危险中。比如爆破司令刘桂生在照例做爆破实验插雷管时,雷管突然爆炸,炸断了他的手指。“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,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大家,是我的职责。他们是具有科学创新和奉献精神朝气蓬勃的年轻科学家。”许锡章有些激动,“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很有理想,一纸调令,我们就为核事业付出了青春和热血,一心想把原子弹搞出来。”

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:0571-85311551

杭州市西湖区来仁街61-67号单号和来仁街69-73号单号两处商业用房出租公告

项目名称:西湖区来仁街61-67号单号和来仁街69-73号单号两处商业用房5年租赁权

出租底价:100627元/年起

信息披露截止时间:

2021年8月16日16时

联系人及电话:叶小姐 王先生
85085594 85085582

详情请登录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
www.hzaee.com 查阅。

新婚次日 他就告别妻子出发

戏里,余家平在新婚第二天,就告别了爱人阿楚,执行“特殊任务”;

戏外,一直从事核武器研究的陈国泉也曾在新婚第二天,离开了自己的爱人。

1968年,陈国泉和李师兰完婚,是邓稼先做的主持人。陈国泉发完喜糖就被叫了出去,邓稼先简单交待:“有任务,明天就出发。”

李师兰不知道新婚丈夫在做什么,只知道第二天,他就背上行囊,离开了自己。

这,只是两人漫长两地分居的开始。

李师兰怀孕的时候,陈国泉不在身边,就连临盆,他都差点错过,最后还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特批了假期。

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,陈国泉没回来。1969年,随着三线建设需要,陈国泉所在的单位按要求迁至四川绵阳——一条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山沟里。李师兰只能带着刚出生的老二,来到绵阳。一张桌子,一张床,就是全部的家具。李师兰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,包揽下这个家的全部家务。一年中,陈国泉的唯一一次回家,打蜂窝煤、种地和搭鸡窝。他把妻子不能干的活都干了,再除去路上来回的时间,真正和孩子相处的时间,11天的假期大概也只剩下了两三天。

1969年到1981年,陈国泉在山沟沟里待了12年。除了偶尔几次探亲,陈国泉几乎都没有回过老家。

亲戚发来电报:父亲中风瘫痪在床,母亲总记不起事,亟需照顾。陈国泉陷入两难,最后经组织同意,他回到杭州,终于可以和爱人在一起生活,从事人口普查和经济调研工作。

临行前,邓稼先嘱咐陈国泉,换了岗位,依旧要发挥两弹一星人的精神。

到了家,还没来得及享受二人时光,夫妻俩就要面对四位重病的老人——除了父母,陈国泉的岳丈、岳母也罹患了严重的肺病和肿瘤。直到2009年,四位高龄老人相继离世,他们仍然不知道陈国泉曾是两弹一星建设的参与者之一。